

纸短情长怀逝者——悼念苏玉虎先生

杨柏伟

那日晚间,一条讣闻让我愕然——苏玉虎先生去世了。就在不久前,几个书友小聚时,曾经向我索要过一册《苏少卿戏曲春秋》的丁兄,一再盛赞此书。而这本“大砖头”的编者正是苏玉虎先生,苏少卿是他的外爷爷(外公)。与丁兄聊着这本书,我想起了久违的玉虎老师。因为和他女儿也偶有联系,并未收到异常的消息,总觉得苏老师一家应该都平安如常吧?没承想看到苏小姐的朋友圈,却是她的“泣告”,我也如同“卖马”的秦叔宝面对黄骠马“两泪如麻”了。

感谢神奇的网络,让我搜到了不少苏老师演唱的视频,我一段段地听着:《打侄上坟》《摘莲会》《鱼藏剑》;还有苏老师操琴,长他10岁的姐夫俞律先生演唱的《卖马》,这段视频录于2022年9月,郎舅二位年龄相加整整180岁,这是二老合作的“绝唱”,也是他们的诀别。

和苏老师相识是通过翁思再老师的引荐。记得那天接到翁老师的电话,告知苏少卿的后人正在编苏氏戏曲方面的文集,欲寻求出版,问我是否有兴趣。这不用说,是搔到了我的痒处,作为一个戏迷,编辑生涯20余年,终于碰到了一个京剧的选题,自然见猎心喜。我们立即在电话里约定了时间,由翁老师带着我走进了苏府。

看到大致成形的书稿,除了佩服当年苏少卿先生的健笔高产,对于苏玉虎老师多年来孜孜矻矻地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爬梳搜罗的苦功更是感佩不已!

虽然当时对于这部书稿的编选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在对初稿进行全面审读后,基本尊重主编者苏玉虎老师的意见,除了在编次上做微调,仅抽去了几篇与戏曲无关的文字。而书名则由少卿翁的外孙女婿——作家、书法家、京剧名票俞律先生定为《苏少卿戏曲春秋》并题了签。

这本厚达600多页的书,于2015年3月中旬问世。当时我写了一个“新书简介”,现在看看似乎还不错,不妨转摘如下:

“苏少卿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戏曲评论家、教育家、活动家和京剧名票。30年代初,孟小冬在拜师余叔岩之前,曾先拜苏少卿为师学戏。苏少卿曾编著《大戏考》(民国时期一版再版的京剧工具书)、《袖珍戏考》《戏剧月刊》等书刊。倾毕生之力传播普及戏曲艺术,特别是京剧艺术。他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刊撰写大量戏剧评论、考证、梨园掌故等方面文章,立论严正,皆有所据,不以个人好恶妄加褒贬,尤其从不涉及伶人生活的私事逸闻,深得内外行信服,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苏少卿的文字散见于各地报章,近年其后人多方搜罗,终于集腋成裘,汇编成这部《苏少卿戏曲春秋》。”

新书问世后,又是翁思再老师领着我,我们走进了南京俞律先生的家,苏玉虎老师自然全程陪同。翁老师来拜望俞老,少不了要亮几嗓子,请俞老、苏老指正唱法。两位老人家也都唱了几段,操琴的始终是苏老师,他是京剧全才,不仅能唱,还会拉(胡琴)会打(鼓)会弹(月琴),也会写会编。苏老师鼓励我也唱一段,面对这几位大行家,我这个“录(音带)学生”哪敢张口?

打从2017年起,苏玉虎老师也用起了微信,会给我发来他唱戏的小视频(可惜那段小视频没有及时保存下来)或者活动的美篇。有一回我从孔网拍下了一组苏老师写给一位苏少卿学生的信札,我特地复印了一份快递给他,只是其中有几页因年份太久墨水变淡了。苏老师见到复印件后给我回复道:“小杨先生,快递今天中午收到。谢谢。虽然有几页已看不出也就罢了。但我几封信中所写提的看法也并非无

和伙伴们爬到屋脊山上,眺望鳞次栉比的房屋冒出的袅袅炊烟。那次快、朴素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烟囱里飘出来,如梦似幻。它们飘向天宇,同千变万化的云朵相互映衬,最终消失在云天深处。最是在清晨,天色熹微之时,零星的炊烟从斑驳的青瓦间寂寥地现出身来,屋巷间,时近时远的鸡鸣声,将晨光衬得更加宁静。自白羊山巅徐徐飘下来的一缕一缕的薄雾,与炊烟交融,将丝丝缕缕的人间烟火味悄无声息地带向远方。

正是这亲切、轻盈的炊烟,总以特有的温暖气息,不止一次地将我的味蕾唤醒。每每望见炊烟,我少年的身心便有了盼望,有了慰藉,有了妥帖的去处。恍惚间,我看见母亲将准备好的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我熟悉的饭桌,在灯火闪烁的堂屋内氤氲,顿然间,暑热或者寒凉,都会谜一般,神奇地消散。

不知何时,在我的感觉中,炊烟成了村庄的根。离开熟稔的乡土在外面工作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父母的牵挂也越来越多。总是在梦中,一而再梦见家园的炊烟,总渴望回到熟悉的乡下小院,再吃一顿母亲做的饭菜。哪怕是一碟小菜,一碗薄粥,也饱含着温馨和爱,足以嚼出无穷尽的亲情滋味。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说不是呢? 缕缕炊烟,蕴含着一个人永无穷尽的

屋檐

吴 瑕

毛衣,一边扯闲篇,有时候,妈妈也会在雨天里坐在屋檐下缝补衣服,父亲在一边抽烟。记得妈妈在屋檐下叫我们剥大蒜,她腌红剁椒,于是全家一起上阵剥蒜头。父亲是不剥的,打谜语我们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说要下山,争着把衣脱。我们猜不出,妈妈笑,你们剥的是谜底。妈妈缝衣服时,我们兄妹几个帮妈妈穿针,爸爸出谜语:黑狗子、挨墙走,走一步,咬一口。我猜不出,爸爸一步步讲解,于是我们都懂了,异口同声说是剪刀。爸爸笑,妈妈也笑,我看到滴落的雨线也笑弯了腰。

夏天暴雨多,田地间抢收稻子、抢着栽秧的村民,就冲到离自己最近的庄户人家的檐下避雨,天地间灰蒙蒙下一阵子雨,村民在一起聊天吹牛,看雨打芭蕉,说收成、说涨水、说捉鱼,屋檐下的笑声不绝。天像小孩子,马上出太阳,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借瓢水喝,然后又快活地地下干活了。

雪后初霁,屋檐下挂满冰柱。寒风刺

的放矢!只是人轻言微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不算数的就让它过去了吧!……赵燕侠的发音无论唱念都特别清晰功力深厚,这使我非常钦佩。”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孔网拍卖苏玉虎老师的书法作品,我也转发给他看看玩玩。他回复道:“小杨先生,手机上又看我写的毛笔字。很惭愧,虽然也花了些力气去练却老是写不好,平时写了都是赠送给来家的友朋,绝对是送人的故也不计好坏了!要的人倒也不少。他们也不当回事吧!给行家看到出洋相有些丢人!”

当然苏老师最挂念的还是他外爷爷的书的重印,但是我却没法再助他一臂之力。好在后来苏小姐告诉我:有一个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苏少卿,他为了写论文又找到了100多篇(苏少卿的文章),正好他毕业后去了一家出版社,因此主动联系苏老师,打算出版更全面的苏少卿文集。我想这是比重印《苏少卿戏曲春秋》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乐观其成。从苏小姐发的讣闻,我估计应该就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将付梓的《苏少卿全集》吧?在此我要向这位曾从《苏少卿戏曲春秋》中得到一点便利、转而以自己的力量去回报前辈作者的年轻同行致敬,向山东文艺出版社致敬!

苏玉虎老师最后和我发生间接联系是一年前丁悚先生《四十年艺坛回忆录》出版后,应该是苏小姐替他从网上买到了书。因为当年丁悚与苏少卿是故交,苏少卿在沪上报刊写剧评曾得到丁悚的引荐,而丁悚与“一代琴圣”陈彦衡的相识则是由苏少卿介绍的。这本书中涉及苏少卿的内容不少,细心的苏玉虎老师发现了一张合影,这是1944年的一次文人雅集,内有苏少卿、丁悚、荀慧生、周鍊霞、申石伽、董天野等,让苏小姐微信联系我,希望提供一个清晰版,我当然马上满足了他这个要求。丁悚回忆录的出版,对于苏少卿生平资料的充实,多少也有助益的吧!

可惜,玉虎老师等不及他外爷爷的全集问世,便去与苏翁以及其他早逝的母亲苏娥女士、他的名声赫赫的父亲李可染先生在天上相会了,只教我等“见灵台不由人珠泪滚滚”了!



春天的故事

裴振喜摄

风亭集

辛冠东 书

对家的情思。我想,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缕缠绵的炊烟,在日月更替中永不止歇地飘摇,追思着来路,瞩望着去路,当然,也少不了一份无言的怅惘和寂寥。

只是如今,家家户户用上了燃气灶,电磁炉,村庄的屋顶和城里已然没有什么区别,再也飘不起袅袅炊烟了,再也无从细细体味炊烟的暖了。这曾经梦幻般飘过生命的炊烟,就这样跌入了时光深处,成为再也难以触摸的轻柔的怀念。

通讯录中那些“带黑框”的故友

周 平

这天,手机又报警要我清理加速内存了,于是便操作起来。打开电话通讯录、微信通讯录,那千把个姓名在手指划动下一屏屏闪过,尽管也有不少已经是名不对人了,但绝大部分还是能见名如面的,十分地亲切。翻着翻着,翻到了几位已经永远打不通他电话,看不到朋友圈他发帖或对聊的师友的名字。他们中有的虽已离去多年,却依旧音容宛在……

继文君,我曾经的一位顶头上司,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相识的朋友、同好、同仁、兄弟。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快十年整了。

那时,一个在工厂搞技术、当厂长,一个在小学校当“孩儿王”的我俩因为影评相识,而后又因为业余编县影协《松江影谭》成了同仁,更因为都是文学爱好者成了好朋友。也是巧,那时我俩都住普照路,相距也就百来米。好些时候,他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踱到我院子了,我们聊文学,谈电影,交流影谭报需要怎样的稿件,探讨怎样的栏目、形式更能吸引读者。后来,他从企业考进了县委办,我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再后来,他调任到宣传部成了我的上司。

之后我们共事的近6年时间里,他始终“场面上我是你上司,其他时间我们就是弟兄、朋友”,工作上该布置就布置,需商讨就商讨,善于倾听,大胆放手,我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继文君也是个戏曲爱好者,曾听他夫人说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他基本上是定格在戏曲频率、戏剧频道上的。所以,闲暇时间,我们还像当年那样,常常会就某出戏、某个戏曲名家或新人、某段越沪才或评弹唱段,捧着茶杯聊上好久。因而这才有那年纪念建县1260周年举办“沪剧·松江”文化寻根系列讲座的设想、行动,邀请茅善玉、华雯、施小轩等沪上沪剧名家、权威人士来松,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与沪剧之乡的广大戏迷、观众等,一同回顾松江与沪剧的渊源,感受沪剧在松江的兴衰起伏,一时间在沪上戏迷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已经病重的继文君,还几次拖着病体到讲座现场,与茅善玉、华雯等见面、交谈、合影,并坚持听完她们的讲演。

也是巧,一次闲聊中得知我为探寻松江沪剧历史而一直在寻觅1949年前就出名、曾为少年丁是娥操过琴的谢永泉,他当即告诉我谢永泉他的是叫公公的,小时候还与他们家住一起的。随后便很快帮我联系到了谢的二儿子,使我的几次采访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之前,找了许多年谢老及其家人的我,简直都快要绝望了哦!

顾扬兄,也是一位相识数十年的老朋友、好弟兄。这位有摄影爱好特长的广告公司小老板,我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去麻烦他,他从来就没打过回票,哪怕有的公事赶时间紧到连我自己都难以出口,但他总是二话不说,不仅一口答应,而且按时保质完成。记得那年文联换届,因为我的疏忽,造成一个协会团队的代表证未印制,等到发现时已是会议日当天一大早了。那时已在市区住院的他,接我电话后,马上在病床上指挥公司人员,即刻补印,即刻送会场。

顾扬兄虽是个生意人,但极少如今好多生意人的那种唯利是图,“钱么是赚不完的,只要基本保平、够用就可以了”。对某些同行的“抢生意”,他甚至能宽容到连

四月悄然至

赵传兴

树木自信且从容。柳枝儿摇,轻之盈盈,流动的美荡来漾去。杨树儿绿,叶之夭夭,静止的美安然若素。鸟儿的兴趣与审美不同,有站在柳间的,柳枝拂了羽毛仍继续高歌。有藏在楝树的绿荫里的,无人言语静坐半日也不觉孤单。有在柳与楝之间来往穿梭的,犹如扯了一根无形的线,把动与静连接起来。树木皆大欢喜,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休憩的鸟儿。

槐花可是四月的主角,且往洋槐树的枝头看,一串串珍珠玛瑙,一串串佳看美味。看与吃,皆是享受。如若想起“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花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自民歌来,槐花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油菜花汪洋恣肆地大秀了一把艳丽,惊掠了几日田野,而今大大方方结她的籽,一天天风姿绰约起来。麦子进入壮年,饭量陡然大了,一碗一碗地餐风饮露,扑簌簌出齐了穗,晒太阳扬起了花。

正值花草的旺盛期。车前子到了它的壮年,身体开始发福,腰粗肚圆。半边莲已然开了花,稚嫩与羞涩不再,越发窈窕可人。虞美人经历了豆蔻年华的娇羞妩媚,内心开始沉淀,逐渐融入百花之家,把小日子过得精致雍容。春风吹草香,入鼻,入唇,入心。

我这种局外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为人,所以才能结交到如此多的朋友——他最后的日子,有那么多的人与他真诚告别!

倪惊鸣老师,与他相识相交虽没有上述两位那么长时间,但应该说他是我痴迷松江沪剧路上的一位启蒙者、导引者。是他,让我把他导演的那出红遍上海滩的沪剧小戏《开河之前》前世今生弄明白,留下文字,辨明史实;是他,让我挖出了他当年率领松江沪剧团远行2000多公里,去兰州等地送去沪剧家乡戏的难得经历;也是他,让我这个松江本土乡本土人,立志当一个家乡沪剧史料的挖掘人、记录者。

沪剧可说是倪老师一生的最爱,到了晚年更是全身心扑在业余沪剧沙龙的辅导和爱好者的培育上。好些个如我一样的沪剧演唱“菜鸟”,是在他的悉心教诲下,才初步学会了一腔一调,一招一式,从沙龙排练室慢慢走向了小小舞台。好几次,他看我表演后,把我叫去家中,不厌其烦手把手指导我在台上该怎样站,如何走,手该怎样抬,眼要如何看。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个子并不很高的他,为什么在台上能做到并不显矮。可叹我到如今上台还没达标,真是有愧于他老人家。

他这位蓝天沪剧沙龙的顾问,是导演,也是劳工。那次沙龙周年演出在小区里进行,场地早早地就坐得满满当当,连台口下乐队周边也被挤得水泄不通。节目演到又一个折子戏要上场时,正在舞台南侧拍摄的我,突然看见舞台北侧的他,正独自使劲把一只用作道具的八仙桌搬挪上台。这可把我惊吓得不知如何才好,因为我一下子无法绕过去,而其他演员也正忙着没注意到这状况,现场又是一片杂乱声,喊他停手根本不可能。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年过80的耄耋老人了呀!

手机中这样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师友还有好多,周良材、施小轩、张宝福、闵德贤、陈仲清、周法生、朱琪、孙永伟、王宏宇、武跃华、吴洁红、张辛……多少回,清理通讯录时,一些许久不联系的人名删除了,可对这些故友,却总是不忍心不愿意下手,于是便在意识中为他们的名字戴上个黑框……

清明

寇宗鄂

把哀思和敬仰一同
埋进了黄土
把爱嵌入石碑
是一本厚重的书
曲折艰辛的故事
压缩成小小的硬盘
胜过一个家族的内存
阴阳分界处很拥挤
容不下一对膝盖
墓前的柏树很高了
高过父母的寿命
在子孙心里发芽的
只要是爱,生命必定
从根部延续

青草池塘,湖水已不再抑郁,目光里有了对生灵的缱绻情意,对万物的精气神儿。湖面上,一只黑头白肚皮的鸟儿一定是怀了崽了,身体有些臃肿不便,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儿、情歌儿,散着碎步。另一只同样黑头白肚皮的鸟儿一定在育雏,置若多美景于不顾顾着一条小虫儿急匆匆往家赶,家里的几只小不点在等着呢。

水边儿瞧,几只懒虾在阳光下自恃骁勇,使两把开山大剪,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对来人也毫不防备。蛙声远远近近传来,悦耳清亮,水般纯净,亦温柔。一只蛙遇到另一只蛙,爱情瞬间降临,你依我依,蛙们进入了爱情季。水边恋爱,有吃,有喝,亦可水中嬉戏,真是好地方。

天空蔚蓝,鸟儿儿脆,鸟儿儿远。四面皆翠绿的鸟声,清澈的鸟声,欢快的鸟声。鸟声与鸟声唱和,交谈,拌嘴,一时间分不清是一种鸟,还是几种鸟;是三只鸟,还是五只鸟;也分不清鸟声儿是来自天空的那几只,还是枝杈间的那几只,还是水面上的那只。只疑惑鸟声儿如水如波如浪,要把人浮起来。

无边光景一时新。蓬勃的、明亮的气息氤氲在天地之间。鸟见鸟欢,人见人爱。那一条沟渠里的农人却无心观赏,他们忙着挖土,埋涵管,身上糊满了四月的泥巴。如此看来,明年的四月,此处田野、湿地,将别是一番“良辰美景奈何天”。

四月悄然而来。天地之间,不知不觉已大变了样。如同一个季节的天使,四月一路向前,引领着世间万物一步步走向成熟。